



大學  
經  
解

□ 12  
519







519



平安皆川愿學

# 大學釋解

有斐齋藏

王制曰天子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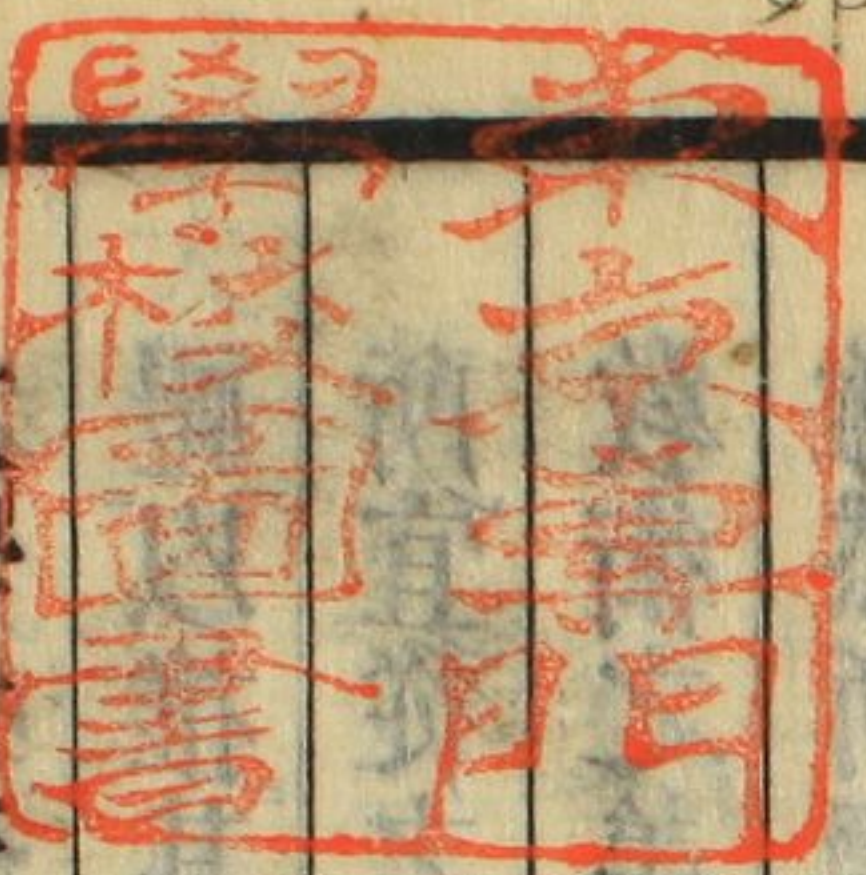
教然後為學

小學在公宮南

之左大學在郊

天子曰

大學釋解



平安 皆川愿 伯恭 學

安威廷良子顯

石田熙 逸光 全

豐岡謙 君柄 校

中川信 而逸

大學者天子諸侯之學天子曰辟離諸侯曰類宮  
皆在國郊古者自天子元子至庶人子弟皆無不  
學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使各從其宜  
而入學而鄉又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



大學釋解



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蓋大學者國中之  
俊髦皆造焉是以其教學之法最詳且備而先王  
所用以輔養育導民人德性之道一皆存乎其中  
蓋大學始教之禮所以正其始者也此書乃就其  
禮以推其義用揭其道要所在而訓學者以示其  
所宜從之方者也苟不知其所宜從之方者雖有  
教術之美靡所加其學故曰人而不仁如禮樂何  
雖然所謂脩身誠意之屬亦未嘗有不資禮樂而  
成也耳矣先儒爲此書注釋者甚衆而往往皆偏  
大廢於二者之間矣愚間嘗自紬繹本篇之文意而

竊以爲此猶未彰發也因別作之註釋先儒又往  
往疑此書多錯簡頗亦改其章次而朱文公所次  
最近得其理者矣雖然戴記舊文其來亦久矣是  
以雖校其義仍因其舊以姑存其疑冀後之君子  
其有以正焉云爾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大學者天子諸侯之所設以統其國中庠序者蓋  
其規模弘大而教法尤備者也道猶殷道周道之  
道謂先王之所立以俾天下率由而行者也在者  
物域於其處之謂明者謂其所好惡是非不以彼



我故異其情也明德者即謂人所固有而其好惡  
 是非不以彼我故異其情之德也稱之為明德者  
 蓋此其為物也人之所不得以暗昧蔽罔之者也  
 古又有以神稱之者易云通神明之德者即是也  
 大親宋程頤曰當作新云民者乃與上神明之義相  
 對以立言不復行而居之謂止至者無復加其上  
 之稱者善總言先王設大學崇經術令學者由以  
 為已而因以為人其道之要旨乃在於以民所固  
 有神明之德使不昏蔽也在於俾道顯德昭以作  
 新民也在於令人自明乎其至善而止焉不敢過

也重疊補添以作言者蓋非新民則明明德之功  
 未全備而非止於至善則新民之用未為盡美也  
 故文雖舉三物言而義則猶歸于一致矣又按此  
 書雖不詳其出何人然蓋亦作於晚周矣而其人  
 何以能推言先王之義而又能約以三物乎學記  
 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小雅肄三官其  
 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  
 下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  
 者聽而不問學不躡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皮  
 弁祭菜示敬道者言入學之始有司衣皮弁祭先



師以至潔之菜示學者尊敬道術之意也宵雅肄  
三者言祭菜時歌小雅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  
官與慣通官其始者言入學將常以講學肄業為  
事者矣故於其始至之時先慣之也入學鼓篋者  
謂入學之始先傾空其書篋而鼓之也不陵節而  
施之謂孫孫其業者言入學之前雖或有所受而  
已入學則一切舍之不然或雜施則必不能遜順  
於今後所受之業也夏山楸也楚荆也二物以撻  
不率教者收收承也言入學之時陳列此二物以  
示之使其收承其師威而毋敢怠慢也禘祭在仲

春之月凡學中之政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  
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  
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  
反謂之大成未卜禘不視學者言其考校雖以間  
一年視之而又孟春之月未卜禘祭之前有司未  
始視學之事也游其志者言凡學業之成否不在  
偏急促迫而在優游玩味以致其志者也未卜禘  
不視學者蓋示以其學之之法也語者禮記文王  
世子云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  
之於東序又云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



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  
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  
成均及取爵於上尊也此即語之事也時觀而弗  
語者言合語之禮比年行之但非其當考校者則  
不語而特觀其禮而已存其心者言於其觀聽之  
間若有疑難不解之事則必記存不忘以待其合  
語之時也躡踰也等級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躡  
等也者言幼者其聽未多則其當無紛疑之事矣  
是以雖偶有一二而亦不敢質問以亂長者之行  
也本篇之義蓋本乎此道以明先王立教大意之

所在也皮弁示敬道故言明明德官始遜業收威  
故言新民游志存心不躡等故言止於至善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  
慮慮而后能得

慮與慮同流  
去滓也  
アラス  
キヨル

知止者謂為人君知止於仁為人臣知止於敬為  
人子知止於孝為人父知止於慈定者得其當而  
處之謂也靜者處而不生異心之謂也安者心無  
違而恬適之謂也慮者深念以及其委曲也慮而  
後能得者言既能慮則其志行之所在始能得其  
至善也此章特申釋前止於至善之義而總言欲



止於至善其用功始於知止也蓋衆人倥惚常爲  
氣役紛擾牽率無有能克是以至其出言發行亦  
動失其身分之宜而明者乃知凡不祥之事終受  
禍殃非理之行必被災咎若失明命之所歸者都  
不外於善順矣其智誠能諒乎此者其紛擾牽率  
之氣莫復能奪其識而志有所方矣故曰知止而  
後有定識已定固而志立自堅氣雖外撓終莫之  
能奪則氣漸自降馴莫之復能撓故曰定而後能  
靜血氣莫撓心習其識積久成常若其天性必樂  
從其事故曰靜而後能安心既安焉又樂從其事

而後始能視其制之良窳又始能察其後之繼莫  
故曰安而後能慮議瑕而舉全遏塞而行通則至  
善於得而其所止遂之中正矣故曰慮而後能得  
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凡若象若形一成而可斥名皆稱之曰物物之所  
由以出其末皆謂之本也必待其本而後生者皆  
謂之末也前章雖申明止於至善之義然大學之  
道必盡夫三在之義然後始得完備焉者也况且  
明明德新民者要其旨自是宣揚風教以勸誘民



人之事如止於至善却是振躬勩善之事故驟思其理致頗似渙散不合是以更為發此以示學者蓋欲使其因以自理會夫兼攝貫統之旨者也其意總言前章所論二在學者不可周章內外以疑其義且須就彼所舉言之實而物審其本末事辨其終始夫然後復以求其取舍先後之宜既及知之則自亦知其脈理通貫內外渾融而非渙散者也矣則其所知之實乃亦得以近夫大學之道焉蓋明之者事也明德者物也止之者事也至善者物之所存也而身與臣民之間物之本末存焉止

與明之間事之終始有焉其詳更出下文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此章乃發其先後之所宜且以見本末始終之義也古之欲明明德者已下數者皆古聖賢君子之事蓋物之本末事之終始及其宜先宜後之序且於古聖賢君子之道觀之則不待多言而義已瞭然矣治者匡而直之也齊者協比其小大令相得



也脩者藉其舊物以爲之而不替也身者藏神之  
用而爲之體舍者也正者物相直嚮不偏側也心  
者其中蘊志之官也誠者其所成能以遠達焉而  
不渝也意者情應物而生也知者心之喻其來物  
也致者來致之也格者以相抵觸而感動也物者  
亦乃謂明德也總言古聖人君臨天下者以爲知  
明德之未明故風俗漓而民常未躋於仁壽之域  
於是欲明明德以濟天下而又知其國未治則不  
古可以望之於天下也乃先自爲禮樂立制度理政  
刑欲以正風俗以匡畜其國民而古賢諸侯君臨

其國者其所欲亦與之同而又知其家未齊則不  
可以望之於其國也乃先自審親疎辨尊卑男正  
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與人有道用物有常欲以整  
齊其家而古賢士大夫有其家其所欲亦與之同  
而又知其身未脩則嗜欲日擾將今日之所好明  
日乃惡之昨日之所尤於人今日乃傲之不可以  
望之於其家人也乃先躬自勤儉惕省不敢驕泰  
不敢懈惰曰吾家也吾人也從吾所欲而已驕泰  
之謂也聊且違之矣非以爲其常也懈惰之謂也  
欲以脩其身而古庶人之賢良者其所欲亦與之



大學經解  
同而又知其心未正則不可以望之於其身也乃  
先自內常深省以使其心無嚮其邪僻欲以正其  
心而又皆知其意未誠則不可以望之於其心也  
乃先自求其意之所動誠立乎其內而不復遷而  
又皆知意之不誠唯以其知常後於其事而至是  
以爲色眩惑爲氣昏蔽或以失之於其言或以失  
之於其行往而不返陷而不救皆以其後日之所  
必悔吝者而不能禁之其將發之時故也是以先  
自務致其知而知不可以徒至又不可以泛要必  
當與物格而苟不受之於其所止則物亦非其物

也已故曰致知在格物是故物者稱之天下則謂  
之明德察之衆庶之行則日新之德是也求之一  
人心能知其止能知其爲至善之行則其物必存  
其中矣蓋神明之德行乎民行而著乎百物之文  
故又有文德之稱易曰天下文明故曰始畫八卦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萬物者乃仁義孝  
悌忠信諸德之物其他先王所建禮文法器之屬  
天凡神情之所寓皆無非是物民或疑於至善之行  
矣故致知亦在於講學以思其義而已詩大雅曰  
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格物之謂也



德物也易繫辭  
成性而性已成民  
觀感其物也

俗語心猿意馬  
之聲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  
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  
天下平

敬以從之則物時有格物時有格則清明在躬氣  
志如神而知以必能至知以必能至則意可以永  
誠意以永誠則心志常正心志常正則其身可得  
以脩而不違矣此上乃日新之義而於其始終則  
格物為始矣而其身脩者又明明德之本蓋神明  
之德雖若分散離披以行乎百姓之心以成乎萬  
物之情而及其會通則又皆混同融合歸于一途

矣是以雖一人之所行苟能極其至誠則足以動  
天地況國家與天下乎天下雖至大而可以歸之  
一體矣是之謂天下平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壹者不貳也是者猶云如是也蓋因上文所言物  
象以屬其意之辭也天子明明德本其始於國諸  
侯治國本其始於家大夫齊家本其始於身士庶  
人居官任職治業執工亦皆不脩身不可能矣故  
曰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



未之有也

亂者不治也否者不通也言其言不通也其所厚者薄者謂君子能深厚於其德而下民於其德反成淺薄也所薄者厚者謂君子能淺薄其所欲而下民於其所欲反成深厚也未之有也者言自古來未有若此事也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此蓋釋致知之義者而按此上當有闕文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欺者謂待之不以其實也謙當作慊意不滿也慎者念其危而保戒也獨者謂內自照也言外貌陽惡之如惡惡臭而內實陰好之如好好色者是自爲其意之所不滿也自待不以其實也然而此其氣方動之際尤爲易至恍憤故君子常自務內照而又能知其危而保持以防其或失也  
小人間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厭鄭玄讀爲厭閉藏貌此謂已下當是錯簡蓋引



古語以釋下。心廣體胖之義者。故君子以下八字。乃重出之。文拚其不善而著其善者。言內雖實抱。其不善之心。而拚匿之。不敢露。但矯僞其善。以飾。小之言貌也。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者。言然至其意。人之視已。則彼皆如直見其隱衷者。然是以跼天。踏地。竟不得自安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此上釋誠意之義。嚴者。其有所至而難以干犯之。意。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蓋有神明在焉。商頌殷武。

之篇云。天命降監。下民有嚴。嚴字蓋本於此。故人有隱惡者。方欲從其間。則必生畏懼之心矣。曾子欲告人以神明所在。故就小人所生畏懼之心之處。且作疑辭以喻其義也。潤者澤美也。心廣者謂其心無所畏。其外也。體者分數其名。以稱乎其軀者也。胖猶云判也。體胖者言其體度不拘。疊蹶踏也。

詩云。瞻彼淇隩。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僮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僮兮者。



六學經解  
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衛風淇澳篇引此詩者以釋至善之義也瞻者視之長也淇水名在衛地澳者謂崖沿水而多草木者也菜王芻也猗猗草木新嫩貌瞻彼淇澳菜竹猗猗者凡詩篇有前章一字旨涉後章始完其意如此瞻字卽是也下章云菜竹青青又云菜竹如簣瞻字旨兼涉此文蓋謂其不久而遂成繁茂也斐者異采錯列之貌斐君子者謂其文章斐然之君子也切荆也磋者磋之使平也琢彫琢也磨

者磨之使有光也如切如磋者因他物以成質故曰道學也如琢如磨者其質已成加之文彩光澤故曰自脩也瑟密慎也憊與憊通不安也史記文帝紀憊然念外人之有非與此義同赫敬長也喧讀爲烜火盛貌諠忘也兼有緩解之意詩意言瞻彼淇澳則必得知其菜竹之衆多相須以成其美焉士子能著身於有斐君子之地多哀廣蓄以積其文義則其必亦有如切磋琢磨之所益而遂以成夫瑟憊赫喧之美焉也恂者自戒不離畔之意慄者恐懼於失陷也威者嚴承之也儀者則效以



體其義也文章斐然之君子者即亦所謂神明之德是也道其德則盛道其善則至故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此申釋所以不誼之義也詩周頌烈文篇於戲歎美之辭前王謂文武也賢者稱其材若德非常人之所及者之名也言今之君子之所賢親者乃前王之所賢親者矣今之小人之所樂利者乃前王之所樂利者矣前王之德其於民也如此故雖其

人已沒不在而不忘也可見盛德至善者即亦神明之德之謂也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此章乃徧引書典之文以釋明德之義且示其必待人之自明之而後得其所明者也明者謂物之較著乎其中也克者遂致之届也顧自省也諟與是同明命亦謂其德神明而以命於人他經尚多言明德者而此特雜引明命者蓋又兼發其明德之本實也命者蓋唯其所使而不得不嚮從之義



也故屬之天所使令則謂之明命而屬之其道存乎民心者則謂之明德峻者極高險而難附緣之意詩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其義祇亦與此同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此章釋日新之義也盤器名湯殷湯王也銘乃湯王所銘其器之文苟且也言雖以苟且而若有志欲日新其德則其必得有物使日興是念而其身所有又必得日新之効也作興也康誥之文亦言

天命能興民使日新也詩大雅文王篇又重引此者蓋恐人或疑天命唯有斯理未必有變動移易之用故因引此以明其不唯有斯理而已也詩意言天命周作邦已舊矣然如其明命未嘗有已而猶能使斯民日新也蓋明命之於人操之則存舍之則亾所以然者何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于天言道者天之所使人者非人之所使天者也是以賢者不能以其智而自有其道而不肖者不可以其闇愚而自違其道其唯順善者天與之逆惡者天奪之順逆吉凶之所命亦在民自潔



齊以受其明而已苟不能自潔齊將雖知之而不  
得其知故曰作新民也極者謂物之所集也用其  
極者言人之材智有大小高下不等而各自殫其  
材智之極以用之無所敢荒忽也蓋苟有荒忽不  
敬之心是雖其舊亦且日墮矧可望以進德乎故  
無所不用其極者即所以得致日新者矣

詩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此與下一章釋知止之義也前詩商頌玄鳥篇言  
先聖肇造畿內之域東西南北各五百里以此為

烝衆之所安宅以喻其受命建極為百姓之所止  
集也後詩小雅緝蠻篇蓋夫子嘗併引之也緝蠻  
詩作緝蠻乃便蕃飛翔便利貌許由箕山歌緝蠻  
匏葉可證詩意言黃鳥非不飛翔便利然亦有其  
止也蓋于丘隅者即其所止之處也夫子因遂又  
發其義曰觀此詩則知凡物之智一於其止處則  
必能自知此所當止之處也鳥且然况人乎豈可  
以人而謂不如鳥之智乎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  
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



於信

詩大雅文王之篇穆者幽奧深邃之意穆穆者就  
文王之德貌其光容而言於者歎美之辭緝者兩  
系糾合以成其緒不絕也熙者物得其廣豁而將  
赴之之意敬者不敢過其物也於緝熙敬止者乃  
復就文王之德辨其氣物之所成而言也總言文  
王之德其光容穆然誠深矣所以然者蓋其氣物  
之所成能繼志弗已以成文乎中又能敬天命以  
不愆其所止故外因遂成夫穆穆之美也而所言  
文王之德者乃亦指周詩三百篇之文所纂述以

教人之德言之即周頌維天之命所言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  
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及清廟詩曰濟濟  
多士秉文之德對越皇天之類皆莫不以是義稱  
者矣故所言緝熙者其實亦乃據三百篇之文先  
後相承以成其義者稱之也後世傳詩率皆失是  
義唯漢楊子雲嘗言詩明緝熙則稍近知是義者  
矣仁者已能爲夫行義之樞軸之德孝者能繼人  
之志述人之事之德慈者覆育嫗煦以達成其所  
養之德信者能履其成言之德也言使其臣者不



過於仁事其君者不過於敬事其父者不過於孝  
養其子者不過於慈與國人交者不過於信而尚  
之以夫緝熙之美則是所謂止於至善者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  
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此章釋知本末之義聽者猶云受也訟者爭曲直  
于官有司也辭者謂言之成文以致其情者也良  
者意其物之至而不敢犯也無情者謂其中本無  
其情實也盡辭者謂推其所發之辭意更盡其詳  
實也易大傳云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故辭

生於情情生於神苟有情實則神為之用故情為  
本辭為末有情實者而後辭始得盡其詳不者神  
不能為之用一遇訊詰情忽窮辭遂屈矣若能昭  
道宣教以使民明知夫本末之義本如此則雖其  
有覬覦之志必又懼其辭之難遂而不敢以詐偽  
而興訟矣故曰必也使無訟乎此謂知本者言既  
足以自遏抑其末偽之行者如此而後可謂之知  
本也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  
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



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  
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此釋脩身在正心之義心以彼之難與合而作愠  
之謂忿見其不平而爲之注念之謂懷慮於遠而  
思難焉之謂恐見敵而惕戒之謂懼也好者享其  
多而不厭也樂者心得其所適止也憂者知其惡  
而未能去也患者心知其害而不能以除之謂也  
言身方有此數者則當自知是其心之不得其正  
而以思之匡改也下三句言心苟不正則雖其視  
聽亦皆恍惚失守此乃身不得脩之由也正心蓋

其心中正而恒向脩身之謂也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  
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  
而辟焉之其所教惰而辟焉

之猶至也親者謂適以己身任當其物也愛者謂  
心以其物相引承而不欲去也辟與僻同不之其  
當從而背乖也賤者謂其物易得而不貴也惡者  
心不欲與相通也哀者見物之與其所相離遠而  
心惻之也矜者恤其微者而體之情也教者謂娛  
游以自伸也惰者氣志任荒散而不攝固也凡所



謂脩身者非擎跪曲拳嚴顏矩步之謂但其平日  
所持議身能篤行之造次顛沛不易其操使家人  
可因以取其正焉乃謂之能脩其身矣而親愛賤  
惡畏敬哀矜放惰五者之情動易致之偏重御家  
之道此尤當慎重用意之要矣故特舉告以戒學  
者也

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  
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言人孰不謂吾必不失之而執德不惑者天下不  
多有其人也所引諺語者以戒愛之所在必易蔽

其明也碩繁盛也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此上釋脩身齊家之義而以反言起故以反言結  
之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  
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  
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教者謂以古人所嘗率其性之方而使備之其今  
將行之初也此章仍承上文莫知其子之惡之語  
意言已子以其所愛而不能責改其過惡則是其



家不可教也夫於其家已若此則國人皆將相率以侮慢其所教令矣故曰而能教人者無之也君子能教其子弟成其孝悌而身又自慎以止其慈則夫事君者將必視其孝者而興焉事長者將必視其弟者而興焉使衆者將必視其慈者而興焉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康誥周書保者懷養之也言君子之於民當如赤子赤子之情而又能致之至誠則其於爲節之饑飽寒燠之宜雖不能皆中而亦不甚相遠矣然天下又未有學養之之法而後嫁者則是事亦非難爲者也此蓋錯簡當在下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之

下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

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興者謂欽慕而倣之也讓者謂引辟以容納人之行也貪者饗而不知其極也戾者方當東而反西之類貪戾者蓋謂從欲無厭悖逆爲行者也僨覆



率可為帥

諸之乎之

合音

諸之與  
之合音

敗也一家仁讓乃亦承上成教言者也一言僨事  
一人定國蓋古語言其機如此故古人亦有此言  
以證其言之不誣也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  
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  
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  
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此亦承上一人定國而遂言堯舜也暴者不期而  
大至也求者冀其得而以從之也藏者謂納畜之  
於其中也恕者揆彼情以準於此情也喻者謂道

說以開引人意也總言民本無慝唯上所令善則  
善惡則惡堯舜率天下以仁則民從之仁桀紂率  
天下以暴則民從之暴此其效也為人君上者孰  
不欲其民之從善良然而上以其所不好則雖令  
不從是故君子之所求於人者必其身所能有之  
長者也所非於人者必其所未嘗行之者也是故  
君子之教人以躬為率譬如欲喻人者常先揆所  
喻之心於已然後以得彼之情不相乖而始能喻  
之也不然已徒有不容彼之心則彼將惡視我之  
不暇焉肯受其喻乎故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



諸人者未之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詩周南桃夭篇天者其中所含者舒而徐徐也蓁者葉與稜相迭而長也之子者喻其志意于歸者謂歸于其所恕也言桃唯夭夭伸長不息則其葉自能蓁蓁從之而長也君子亦唯其心歸於能恕

則人皆從之化而不待煩教也次詩小雅蓼蕭篇宜者謂置之其地恰適會愜當也引此詩者以言能恕者也蓋爲兄則能體其弟之心而以使之爲弟則能體其兄之心而以事之其必如此而後謂之能恕則可以教國人矣儀者解見前忒者謂其志行抱貳不定也引此詩者以言其躬行不有可以爲儀法則不足以正四方之國也曰其爲父子兄弟者言其人爲父爲子爲兄爲弟皆當足法而后民服其教而法其行也其儀不忒者又以起下繫矩之義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絜約束也矩所以爲方也上老老者謂上之人凡於其下六十歲已上高年之人遇之別加優恤而不令之與少壯之民相比也長者謂凡於其下所敬事父兄長者亦遇之各從其等以待之而不令卑者踰尊也恤孤者謂撫恤單弱亾親之民而不令與多所恃賴者同也不倍者言民則不復相欺侮以背之也民之從上其效如此君子慎焉故

其行已之度有絜矩之道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者譬如使令嚴急是所惡其上則毋復效其使令嚴急以使下也所惡於下毋以事上者譬如詐僞不忠是所惡於下則毋復效其詐僞不忠以事上也所惡於前毋以先後者譬如擁塞梗閉是所惡其前則毋復效其擁塞梗閉以先後也所惡於後毋以從前者譬如推排擠陷



是所惡其後則母復效其推排擠陷以從前也所  
惡於右母以交於左者譬如執取不便所惡於  
右則母復效其執取不便以交於左也所惡於左  
母以交於右者譬如攝承不順是所惡其左則母  
復效其攝承不順以交於右也是故上視於下下  
視於上前視於後後視於前左視於右右視於左  
則謬惑常除而義得成其方故命之曰絜矩之道  
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  
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小雅白華之什南山有臺篇樂者憂之反凡雖  
知其善而不能從之雖知其惡而不能去之者憂  
也君子善其善惡其惡而不以前後左右易其則  
則是其心樂而不憂只語辭與止同樂只者蓋謂  
其常樂此而不遷也君子既善其善惡其惡則絜  
矩之道此行而其事與民之所好惡恰相愜會而  
民皆得仰賴以遂達焉故曰民之父母也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  
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

詩小雅節南山篇節音截猶云遮障也南山終南



巖巖積石貌師尹周大師尹氏赫赫顯盛貌具偕也言終南之山截然高大者則庶民瞻望之所在而其石之巖巖常所指目焉如尹氏大師乃周之氏而秉國之均則豈唯南山之巖巖而已哉蓋引此以戒其位高顯者不可不慎也辟者乃謂其行有與絜矩之道舛者也僂者爲人所詬辱貶罰也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詩大雅文王篇喪去聲師謂國民也配上帝乃此詩前章永言配命之配言殷未喪民心之前乃其

君克自顧天之明命以儆惕不失而常爲其所配耦也儀宜通此句連下一氣讀言宜鑒戒殷人之失國以知夫上帝峻命之不易配而深自戒勵以盡爾勤敏也峻與峻德之峻同峻命蓋雖克配而易旋隕失之稱也而所謂上帝峻命據書帝典天之聰明自我民聰明之語則前章所云民心好惡之所在卽亦是峻命之所在也然則君子絜矩善善惡惡者又卽是所謂配命之事而雖篇首格物致知之義要之亦不外乎此矣峻命謂民心好惡故下又直言得衆失衆以釋詩云配命之義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  
 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君子既知平天下亦唯因其脩身脩身亦唯因致  
 知格物致知格物亦唯善善惡惡絜矩之道而其  
 為道實易忽凶者是故君子欲平天下先慎乎德  
 也而其君子所慎之德即是民心之所順則天下  
 興奮而歸心故曰有德此有人人有聚居聚居歸  
 則其土隨之故曰有人此有土土有山澤庶物財  
 用出焉故曰有土此有財此章已下乃作者更論  
 當時諸侯不先務慎德而專好聚斂反失其事宜

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  
 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  
 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  
 之不善則失之矣

以德聚人以人生財故曰德本財末也棄而慢之  
 之謂外貪而斂之之謂內爭民施奪者言使民起  
 其爭攘之情而施剽奪之事也蓋務德以聚人者  
 君子之事也賴財以須用者小人之事也君子而  
 利賴於財事非其分而民失其賴雖欲之不奪而



不可得已所以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也下更  
言是故者蓋恐人尚或疑其無是理故重引喻以  
申明其義凡天下之事無遠近大小必皆各有其  
報復而出入終始必又各以其類而至焉譬如出  
悖理之言加於人則人必亦有悖理之言以入於  
我耳者是也是故君子棄德貪利而財聚則是其  
財為悖其本末之理而入者矣則必復悖其上下  
之理而出矣引康誥之文者因又以戒其當慎乎  
德也得失者謂國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亾人無

親仁親以為寶

善者謂慎乎德也楚書蓋楚語王孫圉之言但今  
文少有不同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亾人文  
公時出亾有外事見檀弓仁親者仁德可以得人  
之親愛故曰仁親也上文言財之不可寶故引是  
二語以示君子別有所可寶者也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伎其心休休焉其  
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  
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  
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



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秦誓周書此所引者因又以申明有德此有人之  
義也个書作介斷斷兮無所依屬之意以極狀其  
無他技也休休焉不競之意彥者士有譽望之稱  
聖者智能通達於天地之道以定人事之則者休  
休焉其如有容焉者言其虛懷以待容之意見於  
言色之間也人之有技已下乃察其心術而言不  
啻若自其口出者言遇人之彥聖則其中心好愛  
之誠殆有在其言辭之外而不能以盡說者也寔  
能容之者言其必若此則是信能誠容人者也利

賴也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者言得若  
斯人則以能保我子孫乃至黎民尚亦有利賴乎  
斯人也媚者謂專主行己而以忌他材能也此又  
其事皆與前者相反者蓋其人無他技則此其人  
先無可忌物之本資者也況且以其心休休不競  
則此其能容物似不須復疑者矣雖然詳察之則  
其中亦或有媚疾人之伎能及違塞彥聖之言其  
寔不能容者矣為人君上者如誤舉若斯之人以  
從其政則雖黎民亦知其國勢之危殆以謂之也  
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



為能愛人能惡人

妨賢危民故惡之此又以起下舉賢之義也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疑乃夫子之語多一為字記文有異傳耳並與屏同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鄭玄讀為慢先先於已也此專欲人君遠不仁者以親仁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此又言不仁者不可不遠斥也善者人之所好惡者人之所惡而好惡之所在皆本於人性之自然而人性之自然又皆本於天命故拂之則必受禍殃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有大道者言在上之君子有大節目不可不以知之道也忠者內除其闇以應其外之德信者能履其成言之德驕者自止過高不可約制也泰者超然安逸也蓋善善惡惡繫矩之道亦唯能內自除其闇以應其外又能久要不變其所成言者



而後得能行之矣如自恃其富貴以好為尊大者則必失之而不能守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

此承上有德此有人之意反覆論之以致其詳也

宋呂大臨曰國無游民則生者多矣朝無幸寵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

非其財者也

以財發身者言仁者末財本身而以謂財為發於

其身之所脩德者也以身發財者言不仁者末身本財而以謂身為發於其財所聚而以希上之寵

倖也上好仁則下必好義而又必無侵凌施奪之事故雖君府庫之財亦無悖出之事矣無施奪之

謂其事終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孟獻子魯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爵祿愈重益避其利所以端本末正上下達其政安其民也故有聚斂之臣則其政否塞其民皆怨欲共奪其利甚之終亾其家故曰寧有盜臣此謂已下總釋獻子所言之全旨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言凡長國家者君子必知務財用之不可而不爲之矣而其至務之者必有小人導之而後其事繁興焉於是時爲之君者謂其爲善爲政者而不復知其小人也使之爲國家則蓄害必並至已而雖有善者亦不可奈之何而卒歸于亾滅而已矣此謂已下重言不可以利爲利以結之蓋戒慎乎德之意切矣

大學釋解終



之意財夫

言曰子重言不可不以爲貴以爲榮以爲榮則利溥矣  
 亦善者亦不可不以爲貴以爲榮以爲榮則利溥矣  
 欲其小人忠於之爲國者則其善必且至且已而難  
 與之共其善者則其善必且至且已而難  
 言曰子重言不可不以爲貴以爲榮以爲榮則利溥矣

大學文脈分屬圖

古人之學圖書相資後世偏廢道致茫昧先  
 生解書率皆爲之圖令人一見瞭然其義今  
 因併乞此上末以便蒙生門人松本慎謹識

皮弁釋菜示敬道

小雅肆三官其始

入學鼓篋遜其業

榘楚二物收其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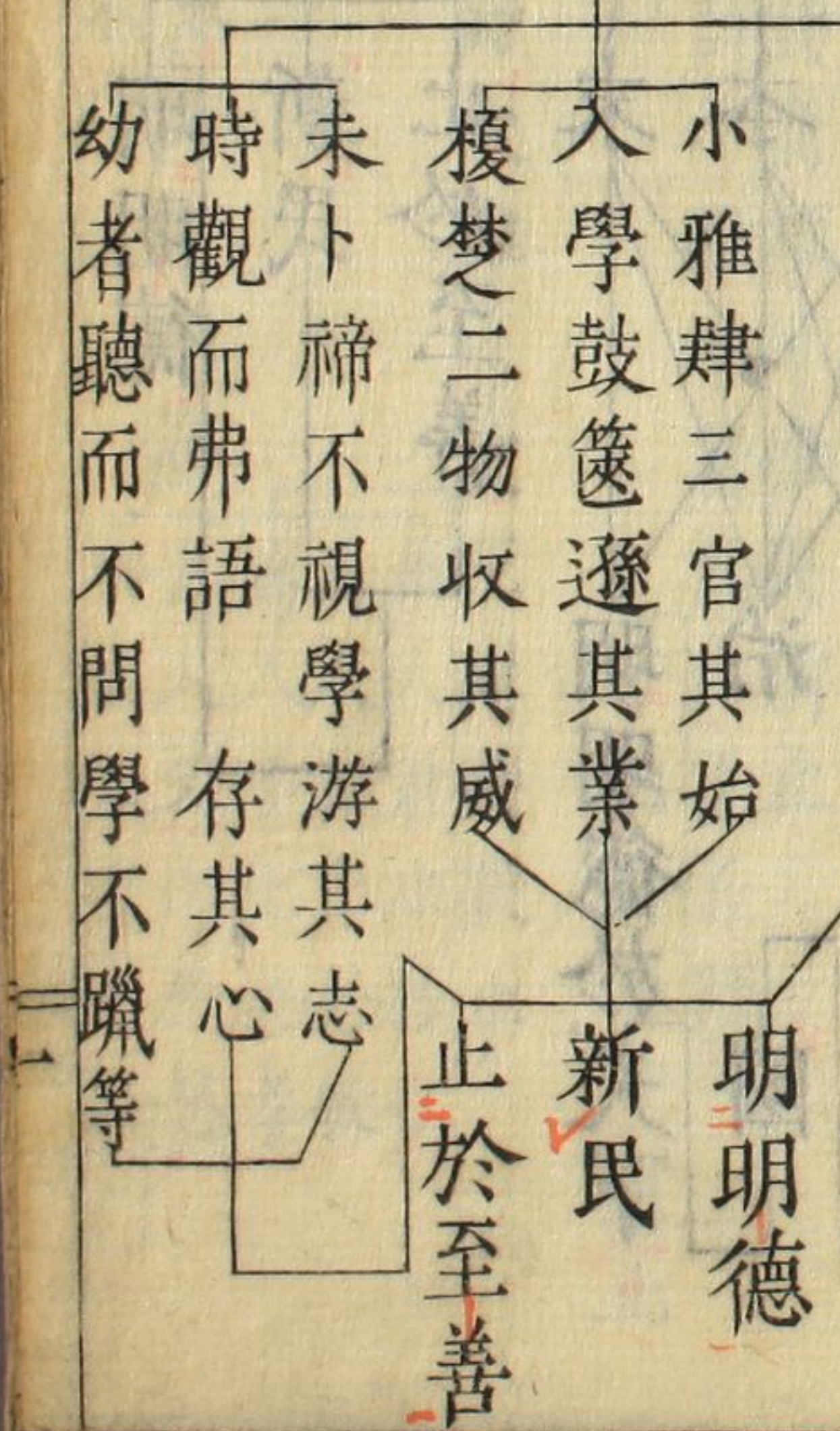
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

時觀而弗語存其心

幼者聽而不問學不躐等

大學始教之禮

大學始教之禮





大學之道 在

明明德  
新民  
止於至善

物

即明德

事

即明

末

明明德於天下

本

治

終

齊

始

脩

正

誠

致

國

家

身

心

意

知

格物

明明德

康誥 明德  
大甲 天之明命  
帝典 峻德

新民

湯之盤銘 日新  
康誥 新民  
詩大雅 命新

是故君子用極

止於至善

詩商頌 惟民所止  
詩小雅 黃鳥止于丘隅  
子曰於止知所止

詩衛風

學自脩  
恂慄  
威儀

詩大雅

文王緝熙敬止

詩周頌

盛德至善民不能忘  
前王不忘

為人君止於仁  
為人臣止於敬  
為人子止於孝  
為人父止於慈  
與人交止於信



本末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格物 此謂知本

致知 君子慎獨

誠意 小人間居為不善見君子揜其不善而著其善

正心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修身 則不得其正

念懼 好樂 憂患

修身

人之所畏敬而辟焉

親愛 賤惡 哀矜 赦愴

好而知其惡者天下鮮矣 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諺曰人莫知其子之惡

齊家

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

孝弟所以事君 慈使眾

一家讓一國興 一人貪戾一國作亂

堯舜帥天下以仁民從之 其所令反其所好

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 能喻諸人者未有



詩云宜其家人宜其家人  
詩云宜其兄弟宜其兄弟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而後可以教國人

譬如保赤子心誠  
求之雖不中不遠

治國

上長老而民與孝  
恤孤而民與弟

君子有絜矩之道

所惡於

後前母以

從先後事使  
前後上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民之所好之

民之所惡之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辟則為天下僂

君子先慎乎德

有德此有人  
有人此有土  
有土此有財  
有財此有用  
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  
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財聚則民散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秦誓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

唯仁人放流之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

愛人能惡人



見賢而不能舉  
舉而不能先  
慢也  
過也

好人之所惡是謂拂人之性  
蓄必逮夫身

君子有大道  
忠信以失之

生財有大道  
食之者寡則財恒足矣

仁者以財發身  
不仁者以身發財

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  
蓄害並至

明治廿七年八月十二日  
買得古

0.08



安永乙未秋八月

京都寺町五條上町 天王寺屋市郎兵衛 發  
江戸日本橋南一丁目須原 屋茂 兵衛  
大坂高麗橋一丁目 藤 屋彌 兵衛 行



